

中國現代散文經典

XIANDAI SANWENJINGDIAN

蕭乾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

萧乾散文

主编：远 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远帆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04-07179-4

I. 中… II. 远…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412 号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

萧乾散文

* * *

主 编:远帆

出 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地 址:呼和浩特新城西街 20 号

邮 编:010010

印 刷:北京市京宇印刷厂

发 行: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80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204-07179-4/I·1565

定 价:258.00 元(全十册) (本册定价:25.80 元)

目 录

古城	(1)
殇	(3)
过路人	(7)
脚踏车的哲学	(12)
叹息的船	(15)
由午夜到黎明	(20)
忧郁者的自白	(23)
苦奈树	(39)
朦胧的敬慕	(42)
破车上	(45)
雁荡行	(52)
我爱芒市	(77)
拟 J. 玛萨里克遗书	(81)
往事三瞥	(84)
美国点滴	(92)
一本褪色的相册	(109)
终身大事	(148)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162)
负笈剑桥	(179)
达豪余生	(191)
改正之后	(200)
欧战杂忆	(220)

北京城杂忆	(236)
“文革”杂忆	(259)
茶在英国	(270)
八十自省	(276)
透过活物看人生	(283)

古 城^①

初冬的天，灰黯而且低垂，简直把人压得吁不出一口气。前天一场雪还给居民一些明朗，但雪后的景象可不堪了！峭寒的北风将屋檐瓦角的雪屑一起卷到空中，舞过一个圈子以后都极善选择地向路人脖颈里钻。街道为恶作剧的阳光弄成泥淖，残雪上面画着片片践踏的痕迹。

飞机由一个熟悉的方向飞来了，洪大的震响惊动了当地的居民。他们脸上各画着一些恐怖的回忆。爬在车辙中玩着泥球的孩子们也住了手，仰天望着这只奇怪的蜻蜓，像是意识出一些严重。及至蜻蜓为树梢掩住，他们又重新低下头去玩那肮脏的游戏了。

那是一只灰色的铁鸟。对这古城，它不是完全陌生的。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伙伴们，无数的，随在背后。这只是只探子。它展着笔直的翅膀，掠过苍老的树枝，掠过寂静的瓦房，掠过皇家的御湖，环绕灿烂的琉璃瓦，飞着，飞着。古城如一个臃肿的老人，盘着不能动弹的腿，眼睁睁守着这一切。

城门低暗的洞口正熙熙攘攘地过着商贾路人，一个个直愣着呆呆的眼睛，“莫谈国事”的唯一社会教育使他们的嘴都严密封闭着。又要有变乱了。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反正腌菜说不上得多备些的。随手还不能忘记为家里的灶王请下几股高线香，为

① 作者曾在后来的附记中写道：“九一八”的次年，在闷郁中为当时的北平画了这么一幅素描。

的是保佑一家老少平安。

阳光融化了城角的雪，一些残破的疤痕露出来了。那是历史的赐予！历史产生过建筑它的伟人，又差遣捣毁它的霸主。在几番变乱中，它替居民挨过刀砍，受过炮轰。面前它又面临怎样一份命运，没有人晓得。横竖居民是如潮似的向城里灌了。那是极好的晴雨表，另一个征服者又窥伺起这古城的一切。

古城自己仍如一位臃肿的老人，低头微微喘息着，噙着泪守着膝下这群无辜的孩子——

1932 年冬，北平

（选自《小树叶》，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6 月初版）

殇

那是一个夏天，当北平热得快冒了烟儿的时候，我同一位在铁路上办事的朋友偷乘了他的运货车，到塞外“避暑”去了。年月虽然已很久，我还记得这事。每当我想起那番旅行的时候，心里便充满许多愉快的沁凉的记忆，但我也忘记不了一个很小但是很惨的悲剧，主人翁是一家兔子的老小。

离我住的地方约十里便是一座蒙古村庄。多少次我好奇地想去看看。遥遥望着山麓下那片土房，我怀了许多原始的梦。但朋友却劝止我莫去，说那里的蒙古人虽离铁道极近，因不与汉人杂居，始终还没有同化，只身去那样言语不通的陌生地方是不大妥当的。

我急得难挨，然而却又不肯冒险。

终于，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有了个机会。一个相识的通蒙语的轿车夫答应带我去，而且，他还准许我跨在他的车沿上。

立在篱笆门外，第一眼我看到的是挂了许多蒙文符咒纸条的屋檐下一只个子大模样的凶狗。尽管它的身子已为铁链锁着，也还对我们猜猜地吠着。

经过一番问询后，我们被让进去坐了。我是怀了不少担心的。招待我们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异于以“娇羞”为淑德的汉族女人，那个蒙古妇人是睁了大大的黑亮眼睛微笑地为我们倒茶，端奶饼。我留心到她那红润的健康肤色——在塞外那几乎是我仅见的带不带鸦片暗影的肤色。

借了那个轿车夫的通译，我们谈了许久话。他告诉我牲畜繁

殖的话，蒙人怎样打官司，和他们如何由萨拉旗东迁到这里。我们谈得算是很投契。看看天色不早，我们便起身告辞。

走下石阶，忽然一个雪白的影子由我脚前蹿过。我本能地赶忙追上去，白影子却在屋角消失了。

爱好活物的我，可兴奋了。我赶了过去，随着，同伴和蒙古主人也跟过来。

啊，一段用秫秸缠的短短围墙里，盘踞着五六只白兔子，石榴籽般红而圆的眼，瞥见我们，一瞬便钻进地上砌好的窟窿里去了。

“喜欢这个？”主人甩着长袖，笑嘻嘻地问我。

蒙古人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当他们怀疑你的时候，戒备是森严的。但当你获得他的友谊后，他永把捧给你所喜欢的视为责任。就这样，他掀开了兔窟的木板盖。

啊，多么热闹的一个小社会呵，我简直数不过来了，只看见一片黑白光润的皮毛，一对对灯笼似的眼睛。

“喜欢哪只，你？”主人要我随便指。

自然，我挑了一只肥大雪白的。

没料到，放在蒲包里的却是十只了。他临走时嘱咐我说：白的是父亲，黑的是母亲。它们这一窝八只宝宝才落生一个月，眼睛还没睁开。他反复地叫那轿车夫叮嘱我：叫它们自己睁眼，千万掰不得。

于是，抱了那沉甸甸的一包，我带着莫大的感激向慷慨的主人告辞了。

一路上，我高兴得把搭在车沿上的腿如吊桶似的那么甩来甩去。我时刻侧耳倾听蒲包里吱吱的细锐叫声。好亲热的一团哪！

到家我把它们安插在我那木板床下面。附近天天和我玩耍的孩子们都闻风络绎跑来了。那么些颗跳动的心围着一对羞怯的夫妻，和八位阖眼酣睡的娃娃，咿咿吮着奶头。

“小兔兔，怎么不睁眼啊？”一个微麻的孩子问。

我即刻推开了他伸出来的手，厉声告诉他动不得的。为了安全，我并且即刻将蒲包藏回床底下去了。

可恶的麻皮，当我出去洗手的工夫，他又拽出蒲包来看了。我一踏进门槛，看见他正在摸着一只小兔子的眼睛。

“放手！”我大声喊着，我气得恨不吃了他。从那以后，我不敢离房了，一直守到天黑。

事情是第二天早晨才发见的。

当同住的朋友起床漱口的时候，他嚷着扑向依然蜷卧着的我。

“糟了，台阶上有一只小兔的尸首！”

我赶忙起来，一面骂着狐狸，黄鼠狼，一面心下盼着只是“一只”。

啊，何止台阶上啊，桌底下便有三四只，床脚也还有呢，血渍一直染红了我的鞋面。

我吓得快哭出声来了。是什么猛兽，在我睡着的时候，干下这等残忍的事呢？我检视着那血肉狼藉的小小尸身，不再吱吱，不再咿咿，却僵寂得如一片枯树叶，一块瓦片，只是血渍弄得比那些都更难看些罢了。

我为一腔悔恨僵成了一块木头。

忽然，一个更重的拳头向我胸口打来。我急忙蹿进房里，我记起“尸亲”的老兔来了，我预料那猛兽一定也饶不了它们。

没有。它们却安然无恙地活在那蒲包里，只是，那雪白的皮毛上已染了紫红的血渍。最不忍看的，是那如同“血口”一般的嘴了。

当我收拾地上的小尸身预备埋葬的时候，那个轿车夫来了。他看见了血渍。我辜负他满腔的欢喜，我噙着泪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他忙跑到床下去看老兔，回过身来，摇着头说：

“你不该触它们的眼睛啊！”

我着急地抗议说：

“我没动，我没动，麻皮造的孽！”

“无论谁干的吧，反正，”轿车夫皱着眉说，“小兔子是老兔吃掉的。它们最忌讳有人用不洁的手弄它们孩子的眼睛，只要触到了，它们便宁可把孩子吃掉。”

“兔子比人还有气节啊！”他这样叹着气似的哀悼，又像是钦佩。

秋凉，当货车把我重由塞北载向关内的时候，遭了失儿之苦的母兔已因忧郁而死了，那个父亲在丧儿之后又失掉老伴，在我登车的两天前，竟将左眼急瞎。

我将这个已不活泼乱蹿的残疾动物抱在怀里，抚着它那不再光闪的毛，心下有说不出的羞愧。是我害了它们一家！如今，该怎么处置它呢？

可怜这无儿无女的鳏夫，它只了无尘愿地紧闭了眼睛，鼻孔间喘着温热的气，伏伏帖帖地承受我那负疚的抚摸。

1934年3月，海甸

（选自《落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6月初版）

过 路 人

天刚蒙蒙亮，轮船进了港。波涛尽处不再是一片灰蓝色了：起初是渔民搭的小草棚，渐渐有瓦房了。船沿着越来越窄的江身前进着。终于，看到了一所红砖楼房。许多人捆起了行李。水手在甲板上跑动起来：松缆绳，落垫板。这个当儿，两岸的楼房便无法制止地向上叠了。立体的，哥特式，矗立，尖锐，像竞高会里的肩膀，一个个想压倒它的邻人。汽车如硬壳虫般在江滨爬行着。渐渐，我读到巍峨建筑上的字了：洋行，洋行，横滨的，纽约的，世界各地机警的商人全钻到这儿来了。

好一条爬满了虱子的炕！

小汽船、划子、舢板，全如苍蝇一般向轮船靠近了。驶过了一段漫长的水路，船沉着地呼啸了一声。于是，岸上人物越变越大了，也越真了：黄瘦的脸，尖长的下巴，眨巴着一对对滴溜转的眼睛，大声争吵着。

我有点害怕。我夹紧了那只仅有的小包袱，怯生生地迈上直通码头的铁梯。悬在水面多日的脚，这时算触着陆地了。然而怎样硬的陆地！水泥的马路，水泥的楼房，水泥的人！再也看不见我那片绿油油的高粱。

我有点晕。或者说，我有点累，并且也饿。三天的航程对于一个统舱客差不多相当于坐了一次牢。躲在甲板底下那黑洞阴湿的大货舱里，人是和货堆积在一起的——当空位不敷时，货物既是“固体”的，伸缩就只有向活人身上找。而且，“货物”，是多么广泛的一个分类！在烟台，一个小买办瞪着一对三角眼，硬把几个盛了

鱼鳖虾蟹的“海味”席筵塞到我的身边。(我左手已堆满了五六口袋煤炭。)我不能哼一声。我还没忘记送我上船时,一个好人的嘱咐:往海里抛个一两口子算不得回事!我吝惜我这条命。于是,为了躲避腥臭的袭击,我夹了那只小包袱逃到甲板上去了。

啊,这个地方不坏!那绿的海又带我回到绿的家乡了,在那里,绿色包含着各种秋收的希望:香喷喷的玉米或熬粥的高粱。面前这片绿色也那么起着波浪,只是起得太高了些,它为什么总向我龋着白牙?是喜悦,还是咒诅?我想问那灯塔。我有点挂念那塔上的看守人了,多寂寞啊,然而又多自在啊!

当我对着海遐想的时候,突然,一片湿淋淋的东西洒到我的头上了。登时,一摊冰凉的东西沿着我的脊梁沟流进我单薄的衣服里去。我即刻返过身,仰起头来看。头等舱的一个茶房在擦地板。这个衣服白净,心地毒狠的家伙,竟把脏水淋到我头上了。我再也耐不住。我怒冲冲地质问他。正在擦着一个墙角的他,却只向我抛了个轻蔑的眼色,跟着还向船外吐了口痰。气死我了。我奔到那小楼梯口。我一直向上攀,恨不得揪住他的领口,揍他一顿。

“Hey, get out!”^①一个水手装的白种人向我警告了。他正在窗口看风景,手里还拿了一只照相机。看见梯口冒出一个人头,他用手指清脆地打了一个框子。

甲板上招来了许多人,终于我失败了。我又被驱回货舱时,说甲板是不让统舱客逗留的。在那个黑地方,向来不晕船的我,结果还是晕了。不是船使我晕,是周围一阵阵恶心的呕吐。如传染病似的,那气味把每个旅客肚里的积蓄全给抽了出来。本来就潮湿腥臭的地方,这时已成为一个污水坑了。

这样熬煎了三天,也就难怪我直好像害了一场大病。

如今我走进了另外一个货舱。

① 英语:“喂,滚开!”

我夹紧了包袱，瑟缩地沿着墙根走。汽车多啊，多得像家乡池塘雨后的蜻蜓。费了老大气力提炼成的汽油全在马路变成一阵阵臭烟了。那烟还得通过人们的五脏。

地方是真新鲜，房子高得使人感到重压，街心还伫立着络腮胡子的印度巡捕。我一壁走，一壁计算着身边还剩多少钱。我生怕那些大楼抢去我那一点点借来的钱，我随走随摸着衣袋。

在一个墙角，忽然一只多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衣领。那是一个面貌凶恶的洋鬼。我赶快夹紧了包袱，按住那有钱的口袋，想跑——

他掏出了手枪，我的腿开始颤抖了。那枪口对着我的胸口，一个戴尖帽的黄种人开始在我身上摸索起来。

“验验，拿出来。”

他们数清楚了我所有的钱，一共三十多块。这数目得支持我到一個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查验我那夹得很紧的包袱了。那个黄种人硬由我腋下抢过来，狐疑地睨视了我一眼，才把它摊到地上。

一件新浆洗的大褂，一把牙刷，一身裤褂；这以外，还有一本英文的《富兰克林自传》。书是我的课本，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了。翻了好半天，他走开了，丢下我一个人蹲在那里，又重新把那包袱系好。

我沿着便道，无目的地走。我走过许多大理石筑成的巨厦。因为是早晨，石阶上还睡着借宿的乞丐，身上盖着破报纸，下面露着生疮的烂腿。多么巍峨的建筑啊，然而又是烂得多么难看的腿！对于这个大城市，我有了许多疑窦。

已经说过，我饿了。我走进一家饭铺，用手势比画要吃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吃，我把一碗热腾腾的面硬吞下去。然后，用一张钞票换回几只银角子。

肚子填满，即刻精神抖擞起来。我的眼睛似乎发了光，感官皆

如新磨的刀锋那么敏锐了。我想把这个大城走个遍,然而,过马路却不像饭前那么容易了。汽车屁股后面仿佛皆装了块磁石,一辆接着一辆,成为硬壳虫的天下了。

傍晚,我走到一家船票局,明知要重作囚奴,我还不得不买一张统舱票。(付款后,那几只银角子就变成铜的了。)这只南航的船恰巧次晨起碇。为了节省一笔耗费,我决计那夜宿在船上。

大都市的夜景啊,转得比走马灯还快,我只觉眩晕。高楼已为黑暗包裹起来了,各种广告灯却成了精灵。这么变,那么变,它只想捉住路人的视线。街上挤着妖冶装束的人,扭来摆去,用那对饥饿的眼睛寻找今夜同睡的人。

一阵尖锐的汽笛,救火车朝一个不幸的方向出动了。红的火焰燃烧着天空。天空这时斜扫着几道弧光,江上停泊的外国军舰正在打着灯语。

很晚了,我才向码头那方向走。我找到了那个将与我发生四天关系的船,它泊在一个外国轮船公司前面。这时,甲板上起重机正甩动着它长大的手臂,将苦力搬近的口袋一一捏进货舱。码头上起伏着负重者近于喟叹的哼声。

我溜进舱门,想趁船没开,先找块地方睡觉。逛了一天的街,我已疲乏得成一摊泥了。

当我在寻找着安身之所的时候,一个满身油垢的洋人走近我来,扯住我的耳叶就往外拽。

摆开了他的手,我掏出才买到的船票给他看。

这时,一个华人买办也走过来了。他向我要铺保。然后,他又用英语对那个洋人说:“这个人神色不正,得留神。”

他没料到我是方由一个洋学堂出来的人。我便也用英语驳斥他:“胡说,我是一个学生。”

啊,感谢我小时那个英文教员,洋人翻了翻蓝眼珠,竟放过了。他临走还喃喃解释着:“不过你们中国海上强盗太多,太

多——但是，哼，也不怕，我们船上也有四架英国机关枪——”

说这话，他似乎是为镇威我的。如果我是个小海贼，这时也该放弃那不安分的想头了。

那一夜，我居然找到了一条木板，就睡在上面。由于我曾经同一个洋船员说过一阵话，没有一个人驱逐我了。我想，我一定可以做个舒服的梦。在内心深处，我在怀念着家乡的原野了。

我入梦不久，忽然有一只手向我怀里探来。我猛然睁开了眼，是一张涂满了很厚脂粉的脸，眼角似乎还有一块疤痕。

“先生，两只洋——”她嘟囔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我茫然不知怎么回事。我怒冲冲地驱她走开，她咧开嘴，露出一排黄铜色的牙，她竟想分夺我这块木板。而且，她还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臂膀。

我即刻由木板上坐了起来。对付不了这个纠缠，我跳出舱门，立在甲板上，大声喊起：“茶房！”

舱门口这时坐着一个肥胖的妇人，茶房却正倚在她身旁。那个妇人竟朗声笑了起来，茶房也搭讪着说了些我不懂但是感到不好听的话。

这时，甲板上除了那个恶作剧的茶房，那个母夜叉的老鸨，和那脂粉女人以外，就只有我，对了满天星斗。

江上这时静得很，几只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皆安详地睡着，桅杆上的小灯和繁星比赛着光辉。江水拍着船身，轻微而富于节奏，有如催眠曲。

我扶着船栏吐出一口闷气，回过身来，又看见了那张惨白的脸。

1934年5月

（原载1936年《作家》第1卷第1号，收入
《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

脚踏车的哲学^①

在我们这伙穷朋友里，我竟被封为有产者了。这头衔是在我买到一辆过手的杂牌车的那天颁给的。

这以前，我们同样的光头上顶着那有时冒火有时漏汤的天，脚下同样踏着崎岖而泥泞的地。奔驰的马，电掣的车，风一般地硬由我们这伙人当中驰过。恐怖过去了，我们一起攥紧泥污的拳头，向着那屁股后眨着两颗红妖眼的蠢物恶狠狠地骂一阵，然后，又踉跄地走进了破落的巷口。

自从我的脚不与那硬的石头和稀的泥浆发生直接磕碰以来，我享到了新的舒坦，可也感到失去了原有伙伴的孤独。

一个人被带到另一崭新世界后，惊奇自然不免，然而这是不能持久的。跟着来的是如何把自己妥适地安置到这环境里。

记得我第一次骑在这双轮机器上，被自己与这东西合作的力量驱到马路上时的情景。我的前轮是多么和我一样的羞涩，一样拙笨呵！两只手撑在冰凉的车把上，颤巍得直要折断。每个转弯处我都多么地认真啊，像个才给收生婆洗过澡的婴儿，什么声音都能把我惊恐。

渐渐地，我的技术进步了。同时，我在马路上交了许多朋

① 作者后来曾在文末加了附记：这是一篇带点象征意味的短文，原题为《路人》，收入《珍珠米》时改为此题。这是我那时对社会的一点分析，骑车者指中产阶级，人力车指劳动人民，汽车指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文中现身说法，对“世故”有所揶揄。